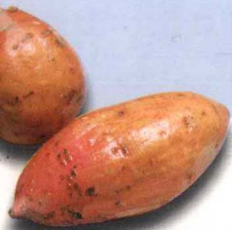


日治時期

台灣傳統

文學論文集

東海大學中文系◎編



日治時期 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

主辦單位：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贊助單位：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
東海學術發展文教基金會
東海大學研究發展處
會議時間：民國 91 年 4 月 13 日
會議地點：東海大學波錠廳

文津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 / 東海大學中國
文學系編輯. -- 初版. -- 臺北市：文津，
2003[民 92]
面；公分

ISBN 957-668-706-3(平裝)

1. 臺灣文學－論文，講詞等

820.7

92001275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

編輯者：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執行編輯：洪銘水

助理：林威宇

發行者：邱家敬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 106 建國南路二段 294 巷 1 號

E-mail: twenchin@ms16.hinet.net

<http://www.wenchin.com.tw>

電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5820 號

初版：2003 年 2 月一刷

印數：500 本

ISBN 957-668-706-3

新台幣 520 元

序 言

洪 銘 水

1994年吳福助主任在其任內主辦「台灣文學中的歷史經驗」研討會，這是東海第一次以台灣文學做為主題的一次學術研討會。接下來，鍾慧玲主任在1995年主辦「女性主義與中國文學」也是東海的創舉；隔年，1996年，李立信主任主辦「第三屆魏晉南北朝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繼香港中文大學與南京大學之後召開的，也盛況非凡。從1997年起，逐漸把重點放在台灣文學，特別是台灣的古典文學。當其他大學所召開的研討會大都集中在現當代台灣新文學，我們決定先以古典為主軸，從古而至今；五、六年來，每年都舉辦一場有關台灣文學的研討會，計有：1997「傳統文學的現代詮釋」，1998「台灣古典文學與文獻」，1999「台灣旅遊文學」，2000「台灣自然生態文學」，2001「明清時期台灣文學」（1998～2001年，在魏仲佑主任任內），以及今年（2002年）三月由我續辦「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學」。這些會議論文的出版，都應該感謝邱鎮京教授的協助，由文津出版社做為「台灣系列」叢書出版發行；相信對學界或一般知識界都會有一定的影響與貢獻。

去年（2001年），本著過去的共識，從明清時代下推日治時代，從十月就開始籌備「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學」研討會；這個會強調「傳統文學」做為主題，是因為日治時代的台灣新文學研究，實在有待台灣作家的日文作品與資料的漢譯有更多成績之後才成熟。這一次徵稿的過程中，除了應邀的資深學者的論文外，也收到很多來自台灣

各大學博碩班研究生的論文。可惜因為經費不足，只能辦一天的研討會，容納十二篇論文，結果，不免遺珠之憾。但也很可慶幸，因為從這麼多熱烈的反應，我們可以預期台灣文學的研究必將後繼有人。

一般在大學舉辦學術會議的慣例，總是找大學的院長或系主任來當每一場次的主持人。我們這一次決定另標新意：專請老一輩的作家和詩人來擔任主持人。試想，如果沒有創作者，哪來評論家或研究者？所以，早在半年前籌備階段，就先請了巫永福、鍾肇政、葉石濤、陳千武等四位年紀最長的前輩，也都得到他們的應允。但是隨著時間逼近會期，前三位因健康緣故提前告知不能出席。最後，遞補了林亨泰（他也是勉強抱病參加）、鄭清文和李魁賢。回憶起將近二十年前，當台灣本土作家在台灣不受重視的年代，許達然、杜國清、陳若曦、陳芳明、謝里法、林衡哲、葉芸芸、張富美、黃明川和我等十幾位旅美學人及作家決議在美國成立「台灣文學研究會」（Society for the Studies of Taiwan Literature）；在我擔任召集人的期間，曾於1985年夏天邀請巫永福、林亨泰、李魁賢等三位詩人來參加我們的年度研討會。時光飛逝，身體一直非常勇健的巫永福先生已經九十高齡，最近坐上輪椅。林亨泰先生年近八十是戰後台灣現代派詩人的前衛者，謙沖和藹，卻遭中風之苦。鍾肇政先生我早在1962年服兵役期間就曾與曹永洋學長到龍潭拜訪過他；1990年他應研究會之邀訪美，曾過紐約相聚數日；1995年我回東海以後經常在文友聚會上見到他，健康活潑像個老頑童，最近卻也患氣喘。葉石濤先生在我印象中身體最差，十幾年前我們幾度邀請他來美參加研討會，他都不能成行；不過，前幾年東海的研討會他都來參加，今年卻因勞累而缺席了！我每次遇到他都跟他說：「身體要保重，要活長一點呵！」他是台灣文學史研究的活字典。

最近幾年，令人感到寬慰的是看到鍾、葉兩老先生前後得到國家

文藝基金會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這次研討會過後數個月，又欣聞陳千武先生也得到今年度（2002年）國家文藝基金會的文學獎。他們三位都經歷半個世紀的創作生涯才得到這個榮譽，雖然是遲來的春天，但也令人欣慰。至於鄭清文先生早在一、兩年前就得到「國際紅山書卷獎」，作品也被翻譯成英文，由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李魁賢先生今年由印度詩人推薦角逐諾貝爾文學獎。可見台灣有很多寶，過去被埋沒，有時反而要等外國人來挖掘。我們這一次研討會能請到他們來做主持人覺得別具意義，因此特別介紹。當然，我們還要感謝所有來自北中南各大學的論文發表人與特約討論人爲我們提供深度的學術對話；我們也將他們的發言一并整理附上，以供參考。

最後，我們要特別感謝東海研發會與東海學術發展基金會的會議補助；還有，文建會的出版補助，使這本論文集得以出版，正是最期待的「及時雨」了！在此一并致謝。未來我們仍將再接再勵，薪火相傳；順便也藉此預告：明年（2003年）六月初將擴大舉辦「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與思潮國際學術研討會」。屆時，將有來自美、加、日、與大陸學者來共聚一堂論學。讀者可以期待文津出版社「台灣系列」叢書的新出版。本系在其他領域如「女性文學」、「兒童文學」、「文學理論」方面也將會有籌劃研討會的計畫。學術朝向國際化是未來的趨勢，我們東海有優良的通才教育傳統，要求學生古今兼備中西貫通。我們中文系也以此自勉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

洪銘水 謹識於東海大學 2002年7月10日

目 錄

序 言	01
賴和「抗日」漢語舊詩探析	薛順雄 1
前言	1
自憐身世太淒涼	2
身世比人原是福	8
廈門雜詠	9
自自由由幸福身	14
天與台灣原獨立	17
結語	24
鄭坤五及其《九曲堂詩集》初探	林翠鳳 28
壹、前言	28
貳、《九曲堂詩集》的出現與意義	30
參、鄭坤五其人其事	37
肆、鄭坤五傳統漢詩題材舉要	51
伍、結語	58
新亭空灑淚，詩中聞懺聲	
——再論丘逢甲內渡後詩作	余美玲 74
壹、前言	74
貳、傳統儒家知識份子的理想	75
參、希望中的絕望——自我的背棄與追悔	78

肆、絕望中的希望——趙佗不死	84
伍、新希望與新世界——詩界革命	89
陸、結語	93
施士洁乙未內渡懷鄉詩初探	向麗頻 101
壹、前言	101
貳、施士洁內渡前行跡及內渡後懷鄉詩產生的歷史成因 ——乙未割臺事件	103
參、施士洁乙未後懷鄉詩寫作模式分析	107
肆、結語	121
日治時期台灣「監獄文學」探析 ——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 「治警事件」相關作品為例	廖振富 136
壹、前言	136
貳、三家生平、「治警事件」及其相關作品簡述	138
參、三家相關作品內涵綜論	149
肆、三家相關作品寫作特色的比較	171
伍、結語	188
櫟社詩人吳子瑜及其詩初探	許俊雅 202
壹、前言	202
貳、吳子瑜小傳（1885～1951）	203
參、從《灌園先生日記》所了解到的 吳子瑜與櫟社活動的情況	207
肆、吳子瑜詩作的內容主題	212
伍、相關問題探討	219
陸、結語	226

試論羅山女史李德和之間詠詩及其文藝成就 … 李秋蘭 ……	256
壹、日治時期女性文學史的一頁補白 ……	257
貳、詩作中的情感世界 ……	258
參、「十趣」的生活美學 ……	267
肆、詩書畫三絕之文藝成就 ……	271
伍、結語 ……	276
六堆詩人鍾幹郎及其作品初探 …… 邱春美 ……	296
壹、前言 ……	296
貳、人物梗概 ……	297
參、作者分類及其風格 ……	300
肆、作品分析 ……	303
伍、結語 ……	312
醒來吧！我們的文壇	
——再議1941年至1942年	
台灣新舊文學論戰 …… 黃美娥 ……	322
壹、前言 ……	322
貳、在消沈與振作中奮進——論戰前後的台灣文壇氛圍 ……	324
參、「保舊」與「革新」之爭	
——論戰過程及其思維的糾葛關鍵 ……	328
肆、何謂「新」？何謂「舊」？	
——兩種文學典律的角力與辯證關係 ……	338
伍、結語 ……	344
從《采詩集》看台日漢詩人的	
互動模式與書寫話語 …… 施懿琳 ……	363
壹、漢詩——日本對台思想改造的前哨站 ……	363

貳、《采詩集》概述	365
參、台日文人的漢詩互動模式	371
肆、日本漢詩人的殖民主義話語	374
伍、台灣漢詩人的邊思與幽微心境	382
陸、結語	395
斷裂?! 再生	
——日治時期澎湖古典文學發展析論	葉連鵬 403
壹、前言	403
貳、斷裂?! ——改隸日本的文化政治轉型期	404
參、再生——漢學的傳承者	407
肆、結語	421
小泉政以及其《盜泉詩稿》析論	胡巨川 428
壹、前言	428
貳、小泉政以的身世及所見著作	431
參、《盜泉詩稿》概述	434
肆、盜泉詩的鑑賞	438
伍、結語	462
附錄一：「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研討會資料	478
【議程表】	478
【與會學者名錄】	479
【論文發表人】	480
【特約討論人】	481
【大會工作人員名錄】	481
附錄二：「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會議記錄	482

賴和「抗日」漢語舊詩探析

薛 順 雄

前 言

賴和是一位在日本統治下的「抗日」先覺者，他曾經遺留下有頗多的文學作品，包括有：新詩、白話小說、河洛方言詩、漢語舊詩等各種型式，可算得是著作豐盛的名作家。其在世時，就熱烈投身於文化「抗日」的實際工作，留下為數不少的漢語舊詩。「抗日」是他一生最大艱辛的神聖工作，然而諸如：為何「抗日」？如何「抗日」？「抗日」目的為何？「抗日」後果又會是如何？都是值得我們深入去探討。本論文在材料的取用上，是以其漢語舊詩作為依據，因為這些詩作是他「心聲」的直接表露，可以說是研究其思想與行為的第一手珍貴資訊。賴和在其漢語舊詩中，一再的揭示其涵意，所謂：

懷多盡托入微吟（〈楓葉飄紅〉）
無奈幽懷託詠詩（〈中庭晚眺〉）
欲解幽懷奈詠詩（〈自嘆平生〉）
觸眼風雲盡入詩（〈和韻答笑儂〉）
獨自吟詩訴淪落（〈答魏金岳兄〉）
生涯牢落幾編詩（〈月夜〉）
閒情自有詩能遣（〈自要〉）
向來感慨言多在（〈放言〉）
中心徒鬱鬱，志氣託毫毛（〈偶成〉）

恨酒宜長醉，愁詩愛短吟（〈偶成〉）
 一腔感慨同誰語？欲遣閑愁奈有詩（〈漫興〉）
 其奈心中憤恨甚，無何聊作不平鳴（〈戲作〉）
 幽恨滿胸無訴處，學伊故作不平鳴（〈寄石錫烈藝兄〉）
 豈余慣作憤世語，斯世不容獨我醒（〈自傷〉）
 知誰解我胸中恨，盡把幽懷寫入詩（〈秋思〉）

在撰寫的方法上，則是採用直接讓「作品」本身去「說話」的方式，來詮釋其思想與行為，如此最能透視事物真相的所在。運用作品本身具有生命體意義的串連，則可突顯作者思想與行為的特點，並增強論點的可信度與說服力。畢竟所有的詩作，都是作者自我生命經歷的結晶。貫穿其全部的詩作，以深入瞭解局部的關鍵問題，更能掌握作者的詩心。清代名學者章學誠說得好：「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遽論其文也」（《文史通義》〈文德〉篇），正可移用在賴和的「身世」詩作上。

自憐身世太淒涼

細讀賴和的漢語舊詩作品中，我們會發覺「身世」一語的出現特別多。這是一個令人尋思的異常現象，值得我們去加以深思探討，並作為研究其思想與行為的「切入點」。寫有「身世」一語的詩作，如下：

身世悲零落，興懷未易消（〈寫懷〉）
 落花身世憑風捲（〈才因無多〉）
 自憐身世一心傷（〈傷心〉）
 身世鶴棲南北枝（〈秋思〉）
 身世飄零信命乖（〈感懷〉）

感懷身世淚潛然（〈無聊〉）
 馬牛身世自悲哀（〈夜中偶興〉）
 已拼身世同牛馬（〈漫興〉）
 感懷身世淚潛然（〈感懷〉）
 亡懷身世有如僧（〈寄錫烈藝兄〉）
 身世而今不可道（〈附書簡末石詹藝兄〉）
 自憐身世太淒涼（〈有感偶得寄錫烈藝兄〉）
 身世飄零感慨多（〈答鏡湖先生〉）
 放翁身世今凋落（〈名花零落雨中看〉）
 栖栖身世煙塵裡（〈寄懷奇崖學兄疊韻四首〉之二）
 共憐身世羽毛輕（〈重典周甲窗兄之墳即賦所感〉）
 每因身世嘆平生（〈寄石錫烈藝兄〉）
 身世想來憐故我（〈寄懷〉）
 自憐身世難為用（〈敲詩〉）
 談關身世語含悲（〈淒淒月色〉）
 到今身世不成物（〈漫興〉）
 身世悲歡誠難期（〈寄石錫烈〉）
 身世何妨任醉醒（〈浪跡江湖〉）

到底在這些詩句中，「身世」一語是指何義？就一般而言，「身世」一語可指：一、出生的家世（家庭狀況）二、出生的時世（時代局勢）。要是賴氏詩中「身世」一語，用以指其出生的家庭及生活狀況，實有所不符，因為在其詩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出生時的家境並不差，在他長大以後當「醫生」時的經濟情況更是不壞，誠如在其詩中所自說的：

身比他人多幸福，家非充裕足春糧。垂困猶得親憐惜，聲詹

還叨世讚揚（〈本來無事〉）

已教妻子免飢寒，又得高堂兩意歡（〈答魏金岳兄〉）

一身衣食我無憂（〈寄金岳兄〉）

不愁餓死老醫生（〈壬戌元旦試筆〉）

米鹽幸免家人累（〈放懷〉）

從這些詩語中，可以得知，就其出生的家境，以及此後的經濟狀況而言，正同他自己詩中所說的：「平生爲人無所憾」（〈平生〉）、「本來無事可悲傷」（〈本來無事〉）。所以，「身世」一語應該是指其出生時的時代局勢而言，方能切合其詩原意。對於他所處的時代，他有很深的悲痛，所謂：「棄置由人思一哭」（〈吾心〉），因為清朝把「台灣」遺棄，從來就沒有問過台灣人民的一聲意見。回想當年先民渡海開拓「台灣」時，那種勇冒生命危險，無懼於艱辛而耐勞勤奮的精神，有如其詩中所云：「驅逐兇番闢草萊，江山如此信誰開！禾麥蕃薯垂垂粟，盡我先民注血培」（〈讀台灣通史十首〉之一），更說：「前四百年海初通，美麗之島蔚蔥蘢，挺秀於黑水洋中。漁夫賈豎逃逋客，冒險奇士綠林雄。浮槎偶至受此土，土膏泉潤歲多豐。斬棘編籬遂築室，闢田種穀漸成鄉。」（〈旗山廢壘懷古〉），結果在清朝光緒皇帝，因處理藩屬朝鮮國的問題，而於甲午年（西元 1894 年）陽曆 8 月 1 日發布正式的對於日本國宣戰諭旨：「倭人渝盟肇衅，無理已極，勢難再予姑容。著李鴻章嚴飾派出各軍，迅速進剿」，竟然一戰而大敗。西元 1895 年陽曆 3 月 20 日，清帝派全權議和談判代表李鴻章，跟日方代表伊藤博文、陸奧光，在日本馬關舉行正式「議和」談判會議，於 4 月 17 日簽訂〈馬關條約〉，5 月 8 日中日雙方在中國煙台完成互換條約的手續，正式將「台灣及澎湖」割讓給日本：「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尼次東經 119 度起，至 120 度止。及北緯 23 度起，至 24 度

之間諸島嶼。」（〈馬關條約〉第二款）

如此的「割讓」決定，從不考慮久已定居於「台灣」的人民內心感受及其生存變化，莫怪賴和會在其 22 歲（西元 1915 年）時所寫的〈曾聞甲午〉一詩中說出：「曾聞甲午是生辰，活到今年廿二春。前世定為離亂鬼……淒涼有恨難忘我」，這樣感傷的話語。對其出生時的割台「身世」，懷有深切的感歎！「台灣」人民這種「無端的」心靈與生存的嚴重受害，使得他寫出：「莽莽乾坤於我狹，悠悠塵世作人難」（〈無端的〉），這種感痛的詩題與詩句。畢竟渡海定居於「台灣」的漢人，有如抗日詩人丘逢甲所說：「唐山流寓話巢痕，潮惠漳泉齒最繁。二百年來繁衍後，寄生小草已生根」（〈台灣竹枝詞〉），如此的「小草」剛已「生根」，便被清廷無情的拋棄而「割讓」於外人，這樣：「割地，則都畿能保。不割，則都畿震驚。故苟權宜，忍于割棄也。」（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又稱〈公車上書〉）的國君「自私」政治考量行徑，「甘于割地棄民而不顧：……日本之于台灣，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島已割」（全上），「台灣」在遭遇如此無辜的「遺棄」遽變之下，使得原居於「台灣」的漢人心中懷有：「祖宗經營二百年疆土，煦育數百萬生靈，而不惜輒斷于一旦，以偷目前一息之安，任天下洶洶而不顧，如台灣是已……危急而割地以圖存……清國之視台灣何如乎？京師，不以為足趾。閩越，不以為唇齒。而使沉淪水深火熱之中，長屬侏離禁昧而靡有所底，是則可為台灣哀也夫！」（洪棄生〈瀛海偕亡記〉）的深切悲痛！賴和每一思及自己出生後所處「棄置由人」的不良時代「身世」，心中就會湧起一股無限的哀痛，所謂：

第一傷心無語處、一腔愁恨低天長、底事牽懷總斷腸（〈寒燈下淒然有身世之感隨興湊成寄與小逸諸藝兄〉）

山不能移海莫填……怨憤難舒欲罵天（〈感事〉）

一腔感慨同誰語（〈漫興〉五首之二）
 任將人棄世俱違（〈感懷〉）
 每次思量增痛苦，萬千幽恨一齊來（〈夜中偶興〉）
 想到傷心魂欲斷（〈感懷〉）
 底事吾生多嘆息（〈閒〉）
 吾生底事易心傷……猶覺胸中中鬱塞，洗心今日尚無方
 （〈吾生〉）
 一種淒涼祇自知（〈小逸堂雜興〉）
 仰望浮雲悲往事，淒然欲笑笑不得（〈庭前〉）
 別有傷心悲往事（〈遊中寮〉）
 如此江山竟淪沒（〈登樓〉）
 靜裡自傷懷抱惡（〈附書簡末上石詹二藝兄〉）
 嗟乎吾身多鬱憂（〈但求〉）
 幽恨滿腔無處訴（〈寄石錫烈藝兄〉）
 袖手看天感慨多（〈中庭晚眺〉）
 早覺吾生處世難（〈寄敏川於東京〉）
 亦知有恨難排遣，徒付長噫可奈何（〈答鏡湖先生〉）
 其奈心中憤恨甚，無何聊作不平鳴（〈戲作〉）
 奈何有恨都難說，翹首青天淚滿巾（〈上元夜無月賦感〉）
 生不逢時感慨多，自憐憔悴奈愁何（〈寄石錫烈藝兄〉）
 情懷無限憑誰訴，自把平生一問天（〈二十五日寄懷二律呈
 錫烈君〉之二，按：即西元1913年2月）

清廷這種完全不依據當時的「萬國公法」，尊重「台灣」居民的意願，以及考慮棄地後的百姓無依慘狀，誠如台灣巡撫唐景崧的上光緒皇帝〈電奏稿〉中所說：「查公法第二百八十六章有云：『割地，須問居民能順從否？』又云：『民必順從，方得視為易主。』」等語

（1985年3月）「台灣屬倭，萬眾不服……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慘極！伏查台灣已為朝廷棄地，百姓無依」（1895年5月1日）

清朝的國君為求自保，從不理會當時居於「台灣」人民的心聲，決意「割台」而無悔，因而使得「台灣人」，在政治上有著「飄零」的感受與感慨！賴和對此尤有深感，每睹美好的花朵，因風吹落而飄零時，常感其遭遇有如自己的「身世」，常藉此以寫出自己內心的哀痛，正如：

落花身世風難定（〈秋思〉）

落花身世憑風捲（〈才固無多〉）

無端肆劫到群芳，慘綠愁江滿夕陽（〈落花〉）

我亦飄零無定身，眼看搖落傷心極（〈庭前〉）

塵寰飄泊更何歸（〈漫興〉）

眼看「如此江山竟淪沒」，所產生出「台灣人」的身世「飄零」悲感，總使人對於此後「族群認同」感到迷茫，就如同其詩中所感喟：「飄零每念我何人？」（〈鬼神既誅〉），到底此後自己應該算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唐山人？要是接受清廷「割台」的事實，「台灣」已經算是日本的領土，當然應歸屬於日本國而成為「日本人」，承認：「時代已隨青史改」（〈答鏡湖先生〉）、「我是新朝牛馬士」（〈四城空見〉）。或是在意識上，認為自己依然把清朝視之為祖國的「中國人」。可是，自己卻感受到：「夢魂不識神州路」（〈再寄錫烈藝兄〉）。還是認同自己所出生養育的這塊土地，稱之為「台灣人」，心靈不再受狹窄「中國」民族意識的作祟，所謂：「非關民族懷偏見」（〈北埔〉）。甚至於，為不忘先民的血汗耕耘，方有今日的：「天留此土養吾輩」（〈石印化蕃〉）、「庶矣人煙小市廛」（〈大竹園〉）、「入眼煙光開畫幅，綠郊晴景敢遺忘」（〈晚風吹送〉）美好景況，永懷「先民流血處，千載土猶赤。蒼茫